

# 小戏台



XIAO XI TAI 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小 戏 台

本 社 编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

## 小 戏 台

★

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4 7/8 字数 71,000

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七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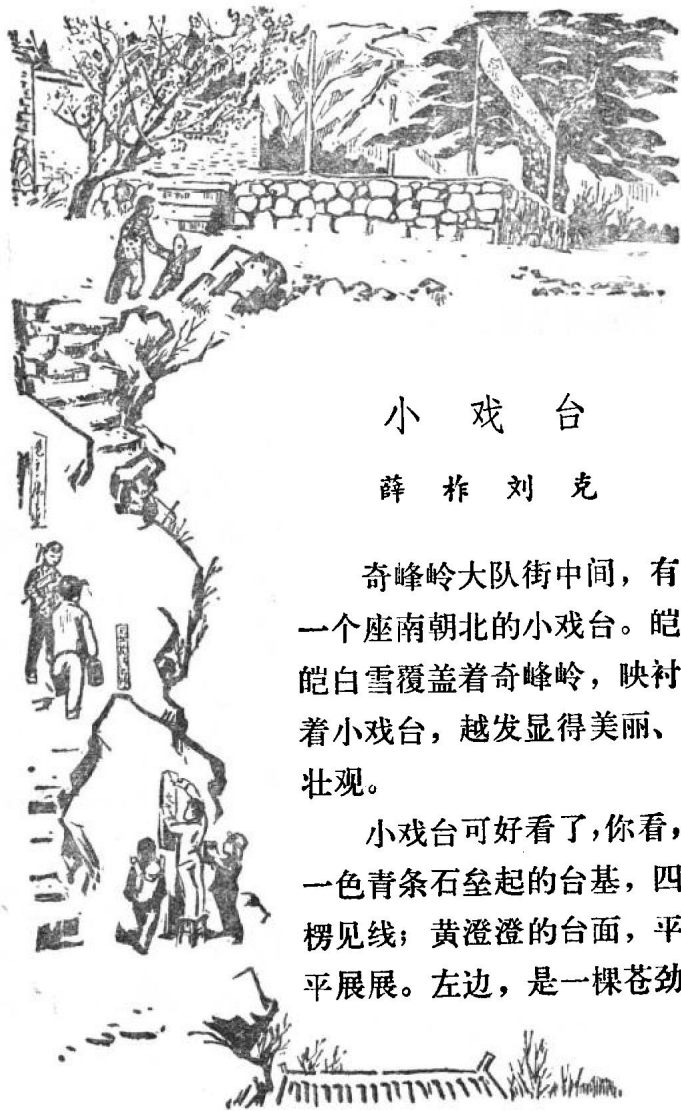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:10072·511

每 册 0.29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小戏台·····  | 薛 祚 刘 克( 1 ) |
| 大槐树下····· | 魏永田( 28 )    |
| 在苇塘边····· | 何 杰( 49 )    |
| 山妞儿·····  | 高春丽( 65 )    |
| 小栗子·····  | 云 章( 84 )    |
| 钓鱼·····   | 炳 华(102)     |
| 卖草·····   | 师俊山(117)     |
| 洞口·····   | 袁永和(132)     |



## 小 戏 台

薛 祚 刘 克

奇峰岭大队街中间，有一个座南朝北的小戏台。皑皑白雪覆盖着奇峰岭，映衬着小戏台，越发显得美丽、壮观。

小戏台可好看了，你看，一色青条石垒起的台基，四楞见线；黄澄澄的台面，平平展展。左边，是一棵苍劲

挺拔的大红松，长得老高老高，枝叶象摸到了天上的白云；右边，是三间新翻盖的平房，门框上，钉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三个大红字：“文化室”；后边，是一堵矮石墙，从石墙的左角，探出一株迎风斗雪的梅花，张着那红扑扑的笑脸。

你可知道，就在这座小戏台上，曾发生过激烈的斗争呢。

# 一

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年的冬天。

奇峰岭小学五年级学生赵腊梅，上学下学路过小戏台，总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秃顶老头儿，给围在跟前的几个小孩儿说东道西。腊梅凑过去，他就闭了嘴；腊梅走了，他又说开了。一个和他岁数不相上下的斜眼老头儿，有时也在旁边凑上两句，但他多是靠在矮墙下，眯缝着眼睛晒太阳。

这个秃顶老头姓钱，名立富，小时家里也颇有几个钱，可因为他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“富”始终没“立”起来，连他老子留下的一点家业，也很快让他败光了。从此他就靠讲讲旧戏，说说旧书，抹油嘴头，混点儿好吃喝。

解放以后，一直未断。文化大革命破“四旧”才算断了他这行营生。那个斜眼老头儿也姓钱，是钱立富的远房哥哥。因他眼斜，又排行老三，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，叫“钱三斜”，是奇峰岭出名的地主。

赵腊梅，今年十三岁，年龄虽小，心眼可不小，遇到啥事，总在脑子里打几个转转儿。她看到钱立富这样鬼鬼祟祟，又见一直躲在窝里的钱三斜也出笼了，感到有点怪。她想起了毛主席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教导，联系到在报上看到的阶级敌人利用说坏书坏戏毒害青少年的事，立刻警觉起来，决定探个虚实。

一天中午放了学，腊梅急急地向小戏台走来。快到了，她老远看见钱立富正比手划脚地给一群孩子讲，钱三斜也靠在一边，闭着眼，象虾米一样蜷曲着身子，还咧着歪歪嘴笑。腊梅机警地绕了几家院墙，贴着墙根，悄不声地走到那棵大红松下，把身子贴在松树干上。

“……三字经上‘昔孟母，择邻处’就是说的这个故事。孟母这一搬家可搬好了，从这儿以后，孟子那真是踏踏实实地学礼啊，后来长大就做了大官，……”

腊梅一听，虽不知道孟子是什么人，可她一想，这不是刘少奇的“读书做官”论吗？她真气坏了，“噌”地跃到台上。吓得钱立富闭了嘴，钱三斜也睁大了斜眼。只见腊梅穿着红地白碎花的掩襟小棉袄，胸前戴着红底金字的的红小兵胸章，两条小棒槌辫扎煞着，小脸绷得通红，瞪着两只大眼问：“钱立富，你在这胡诌啥？”

钱三斜慌忙爬起来，连屁股上的土都没顾得拍打，象泥鳅一样溜走了。

钱立富呆呆地看着腊梅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没说啥呀。”

一个孩子还推着钱立富说：“你说呀，那个念书人当了大官后咋啦？”

钱立富的秃顶涨红了，不安地看了看腊梅，欠起屁股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腊梅，你是宣传队员，给……给他们讲个故事。我讲……讲不好。”

“不准你在这儿说这些邪魔歪道的玩艺儿，毒害孩子！”

钱立富一听急了：“腊梅，你别诬赖人，咋……咋说我毒……害……？”

“你刚才讲的不是‘读书做官’论？你放毒！”腊梅向前跨了一步。

钱立富被问懵了，强装笑脸，说：“我是……是让孩子们好好念书，长……长大了为人民服务呀！”

“你甭胡搅蛮缠，我找耿爷爷去，让他听听你说的是啥！”

说着，腊梅一甩袖子走了。

钱立富听腊梅说去找耿爷爷，可慌了神，嘴一张，两眼直楞楞地望着腊梅的背影。

## 二

其实，耿爷爷并不姓耿，是姓赵，名叫老耿。因他为人耿直，对阶级敌人斗争有个坚决性，人们都习惯地叫他耿爷爷。他是大队党支部委员、奇峰岭小学管校代表。腊梅领着队员们进屋时，耿爷爷正坐在炕上吃晌午饭。

“腊梅是没事不来——不管啥事，一人先吃一块粘糕！”

耿爷爷端过盛粘糕的排盖儿，非让大家吃。

腊梅急得跺着脚说：“耿爷爷，人家有急事！”

耿爷爷瞧腊梅这个样子，马上放下饭碗，用手摸摸花白胡子，说：“是吗？那快说说！”

腊梅小嘴象爆豆子，一五一十地把所见所闻讲了一遍，最后说：“您说，这是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？”

耿爷爷点点头，沉思着说：“对，是新动向，党支部已经注意了这种情况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党支部有个会，会上把这个问题好好研究研究。你们也在一块合计合计。晚上到我这儿碰碰头，咋样？”

“行！”

吃过午饭，宣传队员们一个跟一个到了腊梅家。第一个到的是副队长赵小刚，外号叫“小钢炮”。他长得上下一般粗，站在那儿真象个乌黑乌黑的炮筒，动不动用炮“轰”人。第二个到的是钱万顺，他细高个，细眉细眼，不爱说话。第三个人还没到，声音先到了：“腊梅，咱今儿个又是这份子的吧？”随着声音，一个瘦小、精灵、散扎两条小辫的女孩子跑了进来，边说边伸出大拇指哥。进屋门一看小刚、万顺已经到了，吐了吐舌头，咯咯地笑起来。这是腊梅的好朋友小凤。

“你来了就是一台戏，看，把鸡都给吓得飞窗台上去了。”小钢炮朝小凤“轰”了过去。

小凤脸一沉，嘴一撇说：“我再吵也没钢炮

响声大呀，小心别把人家鸡吓上了房就行了！”

大伙都让小凤尖利的小嘴逗笑了。

十来个少先队员到齐了，条凳上，炕沿上，挤得严严实实，腊梅说：“咱们开会吧。”

会开得可热闹了，讨论时，小钢炮捋胳膊挽袖子，说：“我说来干脆的，一个字，轰！他再出来，锣鼓猛敲一通，把孩子们招过来，把钱立富轰走。”

“赞成！”

“轰！”

腊梅眼珠一转，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们上学了，他不是还可以出来说吗？”

小钢炮一下卡壳了。

小凤伸出大拇指说：“还是我们队长棒！”

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了办法。腊梅接着说：“咱们把校外儿童组织起来不好吗？让他们看连环画，看小人书；星期日，我们到小戏台排节目，演节目，给他们讲革命故事。钱立富就站不住了！”

“好！”大家一致拍手赞成。

晚上，腊梅到耿爷爷家，向耿爷爷做了汇报。耿爷爷说：

“咱们想到一处了。腊梅，党支部研究了，这叫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。我们一定打胜！会上，决定把小戏台旁边那个碾棚翻盖一下，在春节前后，建成文化室，买点小人书，就由你们红小兵宣传队管，给孩子们看。排练节目也在那儿。”

腊梅拍着手说：“太好了，这回钱立富就没市场了！”

### 三

第二天，是星期日，腊梅正在她家炕头上，组织小队员们学习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忽然，门外传来了又尖又脆的喊声：“腊梅，快，有情况！”一听就知道是“侦察”回来的小凤。等大家都从炕上下来，小凤才跑进屋，她小嘴一张一合，呼呼地喘着气。

“啥情况？”腊梅急切地问。

小凤说：“钱立富又出来了！”

“走，咱们‘轰’去！”小钢炮胳膊一挥说。

腊梅看情况紧急，也只好先去“轰”，但她提醒大家说：“先轰轰也行，可主要还是教育，

到那儿看情况吧！”

腊梅说完，十来个少先队员抄起锣鼓家伙，蜂拥冲出屋门，猛敲起来。他们由院里敲到大街，由大街直奔小戏台。孩子们喜欢热闹，听到锣鼓家伙响，都跑着吵吵闹闹地拥着锣鼓家伙走。到了小戏台一看，钱立富一个人直愣愣地坐在墙脚下。“小钢炮”故意把大锣提到他跟前，“噹噹”地一个劲猛敲，震得钱立富又捂耳朵又咧嘴。

钱立富发火了，秃顶涨红了，伸着脖子冲小钢炮嚷道：“你为啥在我耳朵根底下敲打？离我远点！”

小钢炮把锣锤一晃，又狠狠地敲了一下：“你说坏书，讲坏戏，就得‘轰’！”

小钢炮锣敲得更响了，小凤的鼓也可着劲儿地打，淹没了钱立富的喊叫。他气极了，上前一把夺过小钢炮的锣锤扔在小戏台上，锣鼓声停止了。

“钱立富，你想干啥？”腊梅跨到钱立富面前，大声问道。

“我……我嫌吵得慌！”钱立富见了腊梅，凶气早减了一半，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嫌吵好办，上你们家炕头上呆着去呀！”  
腊梅双手插腰，一字一板地说。

“许你们敲……敲打，不……不许我在……  
在这呆着？”钱立富没理还要搅三分。

“对呀！许你呆着，就得许我们敲嘛！”

腊梅的话呛得钱立富瓷鼓着眼珠说不出话来。小钢炮也轰开了：“钱立富，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反对？”

钱立富一看孩子们来势不善，觉得不妙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没大没小！没大没小！”弯腰勾背溜走了。

钱立富被轰走了，小队员们可高兴了。“小钢炮”就地拔葱跳起高高。小凤脑袋摇晃着，两只小辫左甩右甩象个拨郎鼓。万顺眯缝着眼嘻嘻地笑。墙头上探出的腊梅花也张开笑脸，祝贺他们的初战告捷。

孩子们围了上来，嚷着：“演个节目吧！”  
一双双小手拍得啪啪响。

这一手腊梅他们可没想到，小钢炮和小凤不知咋对付了。腊梅两只大眼一眨说：“行，你们说演啥？”

“演铁梅！演铁梅！”孩子们一齐嚷着。



腊梅这下放心啦！  
她向前跨了一步，喜眉  
笑眼，红着腮帮，右手  
向前一抬，二拇指头往  
上一指，喊了声：“奶奶，您听我说。”边唱边  
表演起来。

孩子们不断地鼓掌、叫好。唱完一段后，还  
要一段，唱得腊梅嗓子都干了。小凤生怕欠了  
场，顺手从地上拣起两块石片片向腊梅一挑眼，  
自己先敲打起来。腊梅灵机一动，随编随数起快

板来：

叭叭响，石板敲，  
小朋友们不要吵。  
我再来段数来宝，  
你们说说好不好？

“好！好！”孩子们嚷得更欢了。腊梅接着又数：

数来宝，数来宝，  
钱立富的心眼真不好。  
小戏台前他放毒，  
黄色故事一套套。  
不要听他瞎白话，  
中毒受害不得了，  
——不得了！

孩子们又鼓起掌来，吵着又要腊梅数。小凤红着脸，搓着手，一时不知咋好。忙说：“小朋友们，还有好多节目，咱明儿再演，你们看，腊梅姐给你们带来了许多小人书，看不看？”

孩子们都争着伸出小手，嚷着要看。腊梅说：“看可以，你们得组织起小组，选出小组

长，由小组长到小凤那儿去借。书不许弄丢了，弄脏了，大家轮换着看。”

“行！行！”孩子们高兴地吵成一团。

一两天内，孩子们都争着到小凤家去看小人书了，小戏台前再也见不到孩子们来找钱立富。

可是，小人书少，两三天就轮换看完了，一些孩子又围在了钱立富的跟前。钱立富真滑头，为不使腊梅他们发现，他不等学校放学就让孩子们散了。腊梅了解到这种情况后，又琢磨出个和钱立富斗争的方法，一夜之间，把小戏台的左左右右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，上边写着：

“不准说坏书讲坏故事！”

“粉碎毒害青少年的阴谋！”

这下子钱立富可不敢到小戏台上去了。

可不久，又见有两三个小孩往他家里跑。钱三斜也偷偷摸摸地到钱立富家去。

腊梅把这个情况及时向耿爷爷汇报了。耿爷爷说：“腊梅，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！他们舍不得丢掉小戏台，拚命地利用它和我们争夺青少年啊！”

“小钢炮”气冲冲地说：“耿爷爷，把钱立富揪出来，斗倒他，不就完了吗！”